



我们拥有什么？

瑞士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电子户籍卡的国家。在这里，婴儿一降生，父母就在电子户籍卡中输入这个孩子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及家庭住址。由于婴儿和大人用的都是统一规格的户籍卡，因此都有财产状况这一栏。

1998年，南美的一位黑客通过互联网侵入到瑞士的户籍网络，他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注册为瑞士人之后，开始填写有关的表格，在填写财产这一栏时，他随便敲了一个数“3.6”万瑞士法郎。这位黑客在确信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之后，关掉了机器。他认为几年后作为瑞士人的亲属进入瑞士就不成问题了。然而他到瑞士不到三天，当局就发现了这位假居民。是一位瑞士妈妈在为自己的女儿注册户籍时，对前一位在财产栏中填3.6万法郎的人产生了怀疑，因为所有的瑞士人在为孩子填所拥有的财产时，写的都是“时间”二字。他们认为，对一个人，尤其是对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来讲，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除了时间之外，再不会有其它的东西。

不能不佩服瑞士人对财富的理解。一个人出生后，到底拥有什么？毫无疑问，就是人生中的时光。我们在一生中，到底用这笔支出交换些什么？很多人用它来交换了权力、地位或是金钱，但走到人生的尽头才明白那些并不永恒的东西是多么虚假。而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不在乎贫富、名誉与身份，他们能在顺境中知足常乐，也能在逆境中忍耐乐观。因为他们的心中追求着高尚的信念与永恒的真理。也许那正是人类最应该拥有的东西。◇

揭露杀人医生赵桂保、卢咏泉

-----人间地狱 湖南(株州)白马垅劳教所(五)



“株州电炉厂”大门，即是湖南(株州)白马垅劳教所的第一道门

【明慧网】湖南(株州)白马垅女子劳教所位于湖南省株州市北区清水塘附近。短短几年中，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酷刑折磨中被致伤或致残，二十多人在劳教期间或在解教后不久即带着身心的创伤离开人世。

赵桂保，男，四十多岁，湖南中医学院毕业，现任劳教所副所长。卢咏泉，女，四十多岁，赵桂保之妻，现任劳教所生产卫生科科长。

2000年初赵氏夫妇发明“竹筒暴力灌食法”：恶警使用长15厘米、直径2.5厘米的竹筒削尖一边，由七、八个人按住被灌者四肢和头，脸朝上，捏住鼻子，一人还坐到胸部，再用妇科检查用的铁鸭嘴器撬开被灌食者的嘴，竹筒压住舌头，灌大米稀饭，当稀饭顺竹筒进入喉管时根

明慧週報

●湖南版● 第21期 2007年8月3日

淘金节大游行 法轮功获最高奖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九日，加拿大淘金节在亚省的「节庆之都」埃德蒙顿市拉开序幕。在当天的一百零二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团队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好评，荣获本年游行的最高头奖和文化遗产奖(右图)。

据组委会的格尔巴瓦茨女士介绍说：“法轮大法团队连续第三年参加游行，表现很出色，年年得奖。评审官员们给各个团队轮流打分，然后再综合评比。法轮大法队伍经过时，现场二十一万观众反应非常热烈，掌声不断。”组委会的解说词更是令人难忘：“法轮大法是今年的最佳团队，让我们记住法轮大法的真、善、忍！”◇



本无法吞下去，它们就用力往下压竹筒，竹筒压的越深，食物就更吞不下，而且堵住了唯一的呼吸孔，随时都可能窒息。多次被灌者，即使能死里逃生，也会造成烂肺、心脏严重缺血、胸积水、高血压、全身浮肿、牙齿松动或脱落。死于灌食的至少三人，长沙大法弟子左淑纯当场窒息身亡。当场窒息后很长时间缓过来的数十人，造成伤残或各种后遗症的不计其数。

2000年8月底，这对恶警夫妇又主谋将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有元送精神病院迫害，以强行要杨有元在“转化”书上签字，不足半月，杨有元被拉回劳教所时精神恍惚，面目皆非。

因迫害有方，赵桂保由生产卫生科科长提升为劳教所副所长，卢咏泉由医生提为生产卫生科科长。

其后，这对恶警夫妇更加疯狂的迫害法轮功。在全国率先强行将不“转化”的修炼者注入大剂量冬眠灵、冬眠一号及其它破坏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如：怀化的陈楚君、苏州的夏婷、永州的刘彩云、益阳的胡月辉等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注入不明药物后失去记忆力，全身失去平衡，(转下页)

执法奇闻二则

抓不到本人 就抓亲戚

【明慧网】湖南祁东县“610”、国安近期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抓不到大法弟子就将其家中借住的亲戚抓走，如：看到大法弟子周建平到外地打工不在家，就将住在其家的妹夫抓走。种种举动显得疯狂而无理智。抓人后，使用非法刑讯逼供，如：用钢丝在彭素梅（女、42岁）身上乱刺，弄得遍体鳞伤；用电棒在彭芳（女、45岁）身上到处乱捅，两手吊铐折磨达四天之久，导致全身受伤，两大腿红肿淤血；刑讯逼供导致周忠连（女、58岁）休克，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

无端罚款四万二 平民负债生计艰

【明慧网】湖南嘉禾县法轮功学员肖四兰，1999年以来被非法罚款42,040元。其中：依法上访后、被罚款17,500元；两次被非法抓到“洗脑班”、罚款10680元；劳教回家、罚款10,000元；三次拘留（其中一次未出）、罚款300元；嘉禾县看守所伙食费、330元；桂阳县看守所伙食费、430元；2001年12月8日、还被非法罚款2000元；总计：42,040元。

巨额罚款给肖四兰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的恐惧，同时也使本来就很拮据的家庭负债累累，参与“执法”者则乘机诈取百姓钱财。

据有关人士透露，上访后的罚款中当地公安得5000元，“610”办得3000元，原工作单位湘运公司得7500元。其余“洗脑班”罚款等亦无任何法律依据与法律程序，其款项最终下落亦不明就里。◇



地雷战—— 没炸死几个敌兵的战争

因为我们这里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有机会听到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现在教科书还会提到抗日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中共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一提到起“地雷战”就急了，并深恶痛绝地说：“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不待见”是当地方言“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说：“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村里的党员干部只好干。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鬼子可凶了，要是炸了鬼子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躲没影了。抗日那会儿，咱这一带地区没听说几个鬼子

（接上页）双腿不能行走，刘彩云还因此而死亡。因迫害“成绩显著”，2001年，赵代表劳教所出席了全国“与法轮功作斗争”的代表大会。

2002年初，赵桂保主谋将绝食了半年，生命垂危的，岳阳平江县的大法弟子邹如香送株洲精神病院后，邹当场被铁棍击后脑，昏死在地，数天后死里逃生，造成了双目失明、记忆力丧失，全身失去平衡，生命垂危时才叫家人接走。

另外，怀化的曾满秀、浏阳县的张乙兰、湘潭县的徐少安、祁阳县的郑小华、长沙市的许碧兰等法轮功学员都是被强行注入不明药物后致疯、致死。

赵氏恶警夫妇为敛财将破坏神经的药物登记为白蛋白之类的补品，并依此向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敲诈成千上万的高额药费，否则就别想出所。

这对恶警夫妇是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首恶之一。◇

被地雷消灭，倒是老百姓被伤了不少。”

埋雷的干部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不少来自美国苏联。当时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还没有经过训练。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挖出来，一不当心就会送了命。一到晚上，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弄清村民都回来了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埋雷。天亮前为了赶在乡亲们出去干活儿前把雷挖出来，睡觉都不敢睡死。有个长辈记得他负责埋雷的一天，睡醒一看天都亮了，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别的村就发生过把早起晚归的农民炸死的事。

这些真实的情景与我们在电影《地雷战》中“革命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英勇机智抗敌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哪一个才是“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呢？主要战场上到底是谁在和日军作战呢？看了下面抗日战争国共两方参战和伤亡情况对比的图表也许您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了。◇

抗日	大兵团作战	大型战斗	小型战斗	阵亡将士
国民党	21次（十万人）	1115次	28700多次	陆军：3,211,419人 空军：4321人 海军全部阵亡 将军：206人（资料大陆已经出版发行）
共产党	1次（1500人）	2次	近200次	没有名单（中共军队从抗日前两万扩充到九十余万）